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山陽門人戴晟曾較訂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鑑有子四人長允瑫次允珂允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死磔乎允瑫字

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鑑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儲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變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脫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鑑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

事業賦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闕覲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恭務仁義實本根進止東可觀等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會璵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訥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曾舉博學鴻儒訥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
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鑑砥節丘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覩無形邂逅詩酒不露酸寒叔父肇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鑑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

以悅親者如此此亦近世之罍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殷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渭恭一適史在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遊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與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

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僨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蘇老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原缺

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愈難寡助嘗以貧賤狗人蓋非齷齪闒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善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謨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銘屬余吳仲之祖 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鍾鼓在懸鄭聲必孽禾黍滿郊莠草將苗辨之不早

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麤頭鼠耳見之電滅

彼佻佻者聞毀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悅剖胸無心

刓背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菀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豎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某郎公也幼即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丘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數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戸逃亾棄地彌望　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與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

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既以此為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為之疏　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鄆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撈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為第一入為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尚苛細而

其關於　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恣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鬼藻之音載諸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寧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誕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愼竈公乃不諱利害不

避嫌疑振響於鍾鼓無聲之日即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魍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準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曆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繼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渟河間府通判次毓焜潞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長[illegible]

壽處寬何嘉瑚皆諸生。其以肖進。孫男二十六人懋檟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楝懋梩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柟懋槤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棫懋棠懋杞懋楠懋柱懋栯。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熱包荒。人無流亡。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

不敢輕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
誰來涉跋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孤狸
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
布霧十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抉其帷牆膏肓泉石
未盡其長优优後人嗣其耿光

嘉議大夫奉勅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叅議

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眞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自推秉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

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溪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清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即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乎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折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而中朝諷功勸進轉相效尤者並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貪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

心良心泯而道術陋[illegible]晦而治術隳矣是故生儒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慮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舉政之急務也

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考無留牘圜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國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illegible][illegible]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憨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

先生之為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為文毅子。未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註誤歸。未幾得疾。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三人。肅鏘肅鑛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

珊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
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欽崎
豪傑。乃弇洲攸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撥。先生理其緒
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嘗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
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
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
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皷蕩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
嘗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
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値橫流。不得以節義
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

青每日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會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而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屋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

銘曰

科名祿位蝣晷螢光卑某未復姓氏巳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廄師友劍鋏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徨此心此理

未嘗滅也。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瑫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

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齊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寢丘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子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雜大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闃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筴籌舉贏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

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
登其堂者含吐緗縹之上翩躚鐏俎之間儼然復睹
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
多我生不辰天啓幽閉摯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
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
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
起之事故鍾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稌之播於
原隰刈穫之或鏟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
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起之恆趨猿鶴沙虫
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

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人野之間。檢襟括步。靑趣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曾舉。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斑。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鰲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翾。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而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

在望其葬也之圻以張亘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

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雨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栢永無憔悴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鄭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劾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璫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已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産黃芝

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涇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媢嫉異已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已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叅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名對以爲衆惡必察臣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

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究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佚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嫟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篦叅話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

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寧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
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
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
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視之過小者
也使公蒙詬醜大詬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
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
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
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
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

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寀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月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

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雖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匹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尚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磽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茲獨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illegible]羊[illegible]焉少爲秀士邑無文獻

以禮樂爲殘賊此文章於鄭衞公考其山川人物擬殘斜謬秉筆文闈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欵其在司寇寃訟洗遂瘦辨昭蘇每退食遲遲毋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一煩文滯劾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剪拉榛楛斟酌爾雅飄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輿人之誦者鄉賢之祀鮀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齊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荊革其所至及物如

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營吏治者不過日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縱使餔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為己物茨楄欂櫨棍闌居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為廬門之椽寧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

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一。周恪李師邕其婿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栴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寧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祖史絡繹。吁嗟寄庵。仁心爲質。嚴霜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亾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

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内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橐束繈何塵起卽遁不至踉蹌忿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天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而如死灰先

生賣文摶食安人纂衽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問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棅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寧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啣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亾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

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蘆衢。三吳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亾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鈎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即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

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為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若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

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諗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沉溧陽於爍安人

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樓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開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涘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賡而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鞏自樓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既以醫名學者雲集拱璧駟馬華堂翁赫諸姑伯姊之歸寧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

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卧起撫此孤孩相依為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業塗炭孺人以女紅易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即為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為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卧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

武康山中捜斗貫掌人氏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箐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即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詐負一兒携手呱呱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護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卿子年八十尚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愧乎故其侍父也必何其熱寢而後即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夜恒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娶婦娶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黨則又危苦之甚者於

此而綢繆風雨。重與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為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蕺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遇相似。先師之為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菴先生為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曆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皐亭山。子一人。曰張郎介山也。銘曰

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皐亭。既封既樹。白楊蕭蕭。

嗚其辛苦。黃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弇洲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為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韋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賁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畧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彝之子也卓氏為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間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

僥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于未明而起諸事塡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曆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願息閨閣也以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恫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措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吹其昏曉也逮姑潛恭人卒

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從容從客座來。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憇。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欷歔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

其親墓因大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如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名之家而荼苦一生

東星鑑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未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為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懇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環括而敘之師諱淨鑑字啓明別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為

耶。年十七即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遇僧古春禮之為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為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顯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曾參弁山

乃是禪客。我這裏那講經。師曰仰覺瞞人好室二三

却是你瞞我。命允維那。上堂。師廊中問。客遽云。你祚

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罷者久之。客曰汝雖

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

客舉古人云。若論戰也。個個立在轉處。爲甚放剎猪

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剎猪

狗手脚。這囘放得出也。客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

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徑雪

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

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

他長大藥冷豆不空爆雪壓梅花蘤地香將謂瓦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諳音律而矢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即把茅雙髻遁養時晦即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巖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閒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鵝峯之

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出剃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為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為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

曹洞中興粵自散木海門石賓揚其脫輻所以東浙法乳電燭於赫鑑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叅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鏃琵琶無絃

白鵠不啄。說法熾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　辛玄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與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南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覩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嘔噱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

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瀟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方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擒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斯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潮叢祠中有鬼

衰音取新死人眼納吾雁中今雖如故猶縮舒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蠶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謫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名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嘗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

麗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王需此即設醮三壇

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鬬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祜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閒徵異事。坊曰弘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見巨爪。謂小杌

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停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關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為東門王皮公蓋甚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川獅蟣蝨耳公乃以東門俾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閒過閭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

可祠部郎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訾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擣於宋劇之倫獺較爲奪禽獸是疑於禦門之盜其卦

變圖眞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眞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嫣文卿曰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

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冦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紿已還以紿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拚竄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尚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梴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陜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曆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為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隷山東河南

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洺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離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錄山賊高鼎囊括万壑恆代之間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家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遂畏峯巔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

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半路絕。兼旬困餓。爐竄行

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 上從之。未

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

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

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間。尚有崩剝之勢。而畿南

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

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 王師

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

是是鳥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

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一

運不敷三日二飢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摇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韙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尚餘十萬房竹秭歸夔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夔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煽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為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兢取浮沒茭梉以資口食公倣鄭俠故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

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薛祭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 世祖嘗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畧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罣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佟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倖人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覲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

黎庶故雖鋒鏑倥傯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媟續微辭閉門聽難以為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為質摯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踪蓋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羲述其梗槩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
朝 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
馬珽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
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離城年十五歸於
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珽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
方二十求死不得迺恐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逺寒
燈敗帷中順治己丑上寇之亂鋒鏃縱横襁負流散
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
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

狹縮其醬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鐙鐙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廷舉於鄉膺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 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剛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于宣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宣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園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壁使宣子歆桼之功不牽於閨閫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僂惶於膝下丹旐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卒延鍾箭南渡哀衆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於是得

封恭人柴夭改玉之交　皇風未暢鼎族阽危謠言
沸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狠狠折札
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
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否之運養生送死總
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
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
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
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
正國孫七德輿德寬皆諸生德懋德闓德用德量德
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

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
全鉉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
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朱李二孺人○陳良謨之
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
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
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
繯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牕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
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
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賞蒼
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繯始死○瀛璜之死於新安○其女

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絶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翺方鳳龔開鄭思肖。傍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死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亾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翺從僕學文而李翺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即如近世

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愼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寧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

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呂黎不傷孤另也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山陽門人戴曾晟較訂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旣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荅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為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壞又甚於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為例顧未嘗著為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

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婦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由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烱爲王義重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於近世王愼中集中如處

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從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弘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

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即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此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衞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勒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即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大理評

書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畧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道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予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于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專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環碑建於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

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大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洎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

曰亦不復曰文。庚執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誌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 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

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江鄰幾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

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玄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李木會翀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移員狀父云高祖弘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遜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家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建廟之由本其得姓

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畧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宋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自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

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婿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烱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倍窆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宮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

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鈃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鐮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溫陵趙奉直不劬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詵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

興誌李與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荊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辦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即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爲子女如丹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二

人。後夫八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華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岩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郱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郱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滙洗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葦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葢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問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

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恒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尚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出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娶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幷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

司馬喬柳霞侯莫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遜誌李曇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喬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干弘但書世子恭等寇訛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愼神道碑但書家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遜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羣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貞書其孫女爲李仁贍書其孫李迥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盧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温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弘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

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戴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戸孫女四人一適某六適某唐時孫婿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則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蕭雍曰男子

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言蓋舅出邾世子與鄫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婿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婿之姓氏不當及婿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賚政殿大學士史岩之之孫益伯以顯官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

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俞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渠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槩書某某之子若孫某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朝柳州柳渾陳京狀可也

書妻變例

張県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二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婿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笄即婿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為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用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朞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烏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邪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待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擬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

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以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剗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胄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槩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曆卽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月一副家儅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

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儋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淸眞反覷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令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摶泥爲燒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令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

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塡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一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塡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郴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判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寛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太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許又下矣

廬陵誌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許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

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
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謚始聊舉一事以例其
餘如　　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
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　不應遂掠其貲
以去　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
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　抗疏糾叅幾
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
騎逮訊　　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
學士謚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爲
之且幷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眞可笑也潘汝禎

建逆奄祠於西湖　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
言　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
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
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
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勉
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
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
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
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

之曲盡此豈可强者哉